

重建唐山明倫堂引

進士 徐養元 邑人

旨讀王荊公繁昌學記曰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
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
縣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
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
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
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由是觀之則學也者
所以爲民之俊秀者羣萃州處習道藝於其中而天
下國家人材之所自出自孔子而前皆有先師先聖

漢唐而降始專廟事孔子是學所俎豆不忘而興起
教化之本非卽以孔子廟爲學也明矣唐山舊亦有
學自戊子大水後淪喪殆盡余嘗倡諸士而修之凡
十一年於茲然廟貌粗具而已其明倫堂及齋祭之
至與夫庖湍庫廩顧力未能觀厥成也師生朔望率
立荆棘中無鐘鼓之聲揖讓進退之節講貫絃誦之
事倚跛雜沓一揖而去安望其上下之循習而相勤
於道藝以爲古興學造士之雅化也哉所謂有廟而
無學迺於今見之已邑侯單公用是惻然以士之失

教自無學始春三月擇屋材四楹先致諸學宮將以
農隙而落成之蓋自興朝以來未有之盛事也凡我
多士食公之德體公之意誠不可不竭蹶以共襄其
美方今稍稱有年銖積而寸累之或亦無難焉廟祀
於前學成於後爲完舉矣多士其來相議如左

宣霧山三天閣告成松筠麓日中樓次第鼎建

碑記

清山左孫

纘

本縣知縣

宣霧之巔未有閣也有之自問源始閣之以三天名
者
趙文暢言之余不

復贅也是役也肇自問源先生而成於余與孟廣文
余兩人踵事增華良以愚夫愚婦之齋沐而來者悉
以付之山靈雖一鎚一銖無弗化爲梓材陶冶丹漆
所以事日起而大有功茲閣事告峻方可半畝高踰
十尋其簷阿飛宕棟牖精琢敷色設采之富艷而焜
耀猶爲凡有閣者之所同獨至枕鄣襟癭與大行諸
勝槩參差鼎峙而一泓秋水環繞潛洛以匯注於大
陸之澤故時出空翠之靈氣與喬皇之瑞雲以拱護
於朱簾盡角之間則此閣洵天半瓊蕊非復人間物

也矣至於準提院之舊蹟則山所有也頽之以松篁
日中則由余相度夕陽向背之宜睇瞻烟樹迷離之
際故地卜於幽棲而義取於嚮明謂與三天相表裏
庶幾近之此又問源之所未嘗有而余意中之所不
能無者也雖然余不敏其於事神也因民之敬而敬
之願殫其力而非媚其於治民也藉神之教而教之
願大其制而非誇進而求之尤有其本焉者存民謠
不云乎彼洪之波民其漁彼禾之赤民其饑疇爲康
我居疇爲餉我粟疇爲穀我士女疇爲祀我田祖吹

上缶而鳴鳴鳴蓋爲撫君金公星輶宿野澹菑蠲租
書咏之也其低徊不能已者尤爲憲臺孔公仁心爲
員與夫守巡郡牧交相贊助以有成也余今日得安
坐而理事神治民之業敢忘所自來哉因盥薰百拜
而著之貞珉以垂不朽焉

增修縣衙紀畧

清

孫

纘

山左人太
縣知縣

村仁城廓狹隘土壤磽鹵風俗褊隘至若縣衙之屬
而就簡零落凋卸求一長吏退息慨仰之所而不

鳴鹿一州者名寺求有吏隱如土止值

興土木之役以勞民可乎因而捐囊金以充材調家
傭以鳩工總不動唐民一手足之烈而三樓三楹側
舍六間巍然鼎建真不啻空中營砌雲外飛來也顏
之以飛來居廡其似之堂左庫樓已化土壘堂右蓋
園舊稱馬肆詢其由來蓋三十年付之荆榛矣於是
出否修廢棟宇穹窿圍以堞牆壯其門基帑藏所出
鞏固也闢菜園原肇厥土功東西拱立天閑翼翼
政所由宏開也借闢廟之故址而崇飭改觀者以妥

馬祖也廟西之公厦三間踈櫺爲楹者以收錢穀也
凡此皆昔所未有而於今爲勦者也至葺補公廳更
易門制

駕閣賓館之次第就理規模具舉而落成一新或助
我以磚石或勞我以羔酒者孟廣文譚振兆張宦諱
鵬翎祝生浩商人王者興段永年高棲鳳以及撫翁
王文忠其人也其時左右相度珍惜乎竹頭木屑咸
就我不勞民傷財之實者義民郭鼎鎮庫書祝金珮
其人也後之人追予締搆之艱而並以念及節省之

意思只可今日錄存之意云爾

寶治書院紀畧

趙 漁 邑人

問源氏少年讀書於此風而不蔽時奇貧卽有廣籩
書院庇盡天下寒士之願迄以書院而題之曰資費
蓋以書院者講學之所也而學則則學術正學術正
則政事達政事達則君我寺君氏安則祚運長是不
止資一邑一世之治實以資天下萬世之治也然鳩
工庀材所費百倍於平地有問源所出者有問源蒙
父母公祖恤私而置諸公者未嘗偶動官民一錢力

戒素志不可不謂苦心矣後之君子不誤以爲官民之物而廢之則問源之書院卽後之君子之庶盡天下寒士矣畧紀於石以寄厚望之意

重修光武廟記

歲進士 許繼訓 撰文
邑人

幼謁漢世祖光武皇帝祠考之碑記不得其詳竊嘗
疑之蓋以帝之獲祠於唐民必有深入乎唐民者唐
民之立祠於帝必有不亡於帝者今讀史而得其概
矣帝先以大司馬持節渡河北徇燕趙適至薊中而
劉接兵起帝遂趣駕南轅晨夜兼行蒙犯霜雪甚至
僞稱郎使冀食傳合帝之顛連困阨於河朔者亦屢
矣然所歷之處無不有車轍馬跡焉若下博之老人
祠饒陽之蕪蕪亭迄今猶傳其事於不衰帝之稅駕

於茲土豈無確然可紀之實乎方主郎割據邯鄲遣其將李育以屯柏人柏人之望帝如望歲焉斯時帝方遑惑莫知所之幸天誘其衷任光以兵會邳彤以郡降四方響應豪傑雲集聲勢於以復振散卒於以復合帝乃秣馬厲兵乘勝攻討將伐邯鄲過柏人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爲育所破亡失輜重世祖聞之怒悉其甲兵軍於郭門連戰破之所失輜重盡獲李育逃遁堅安下帝故徘徊於此鎮撫其流離安集其人民俟后來蘇之慶已先見於堯山泝水間矣由是略

廣阿圍鉅鹿拔邯鄲斬王郎趙地於是悉平焉迨其
後大勲旣集卽位鄙高上應天命下順人心承正統
復祖業皆自柏人之一戰基之以此知帝之施德行
仁自柏人始而柏人之謳思不忘非此故歟是以祠
之壞也有時而祠之修也無旣前此者無論矣今茲
之舉更有什佰於尋常者其工堅以固其材美以完
規模堂皇形勢巍峩不儼然宮闕之在望也哉入其
廟登其堂見帝之恭己南面而一時從龍之士或自
嶽降或爲列星濟濟蹒蹒分列其旁恍乎如遇漢廷

君臣明良相得之會焉予不禁懷古情深因嘆帝德
及人之遠而秉彝之在人心者千古不泯也功成本
鄉諸生孟爾讀予門下士也乞言於予問首事者誰
曰孟公加祿也誰與贊襄之曰鄉之衆善士也是以
記

重修學宮告成碑記

知縣 孫 纘

文章關乎氣運自古重之顧學術之污隆士習之醇疵無不於根本之地醞釀而出所謂學宮是也聿考辟雍陳書橋門講藝聚山川秀傑之倫而約以尚齒執經之業以陶以泳思樂苓藻是考是擊於論鼓鐘將見盛治殷流而風軌卓越也否則茂草歌而佻闋貽譏俎豆闕而異端爭鳴興廢之際感慨繫之矣唐畿南斗城耳上應昴宿之精而且泝水東注環抱而滌洄於象得易之萃堯峰孔崗聳巒疊翠以煥發奎

壁之靈秘於象得易之賁學制之規模閎廠基趾鞏
昌大成明倫之鼎建不拔於象得易之大壯恢恢乎
洵人文之淵藪而名教之奧區也奈何門屏嚮離而
滯沕泮沼偃錯而顛覆周圍之頽垣破壁沈埋於寒
煙衰草間一望蕪迷而靈氣幾於不收詢之耆老咸
謂在昔徐長善先生修繕堂楹 竟之緒年來鼠剝
鳥穿風雨零墜以至於斯也余與孟廣文惄然憂之
出貲鳩工凡厯幾歲月次第補葺但見坊表流丹石
磴璘珣者櫺星門也雕欄穹砌瀟照晴瀾者蛾眉池

也至若禮門義路數仞宮牆翻然百堵如削而暉翟
增美於焉祭蔡鼓篋非復前日之鄙僊樸略矣壬子
武闈癸丑南宮槩順郡之譽髦獲雋者僅二人而皆
出自吾邑可不謂地靈人傑之明驗歟不特是也唐
俗素稱愿謹或不免跡弛芟駕之輩近皆恪守懿桀
之中敦敏修來之業士風爲之丕變嗣是應賓王之
典選書升之彥定當讓我唐士怒馬獨先鶴唳空羣
也而余更有進焉育德羞耆以昭同風果能入而切
仰止覩其衣裳彝器其慕善也如登其範圍大道也